

山东地方戏曲

罗衫記

(茂腔)

曹述之、張明荃、曾金鳳整理
曹述之執筆



罗 杉 記

(茂 腔)

曹述之、張明荃、曾金鳳整理
曹 述 之 执 笔

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济南

812

羅 衫 記

曹述之、張明荃、曾金鳳整理
曹 述 之 執 筆

*

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濟南經9路勝利大街）

山東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號

山東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山東分店發行

*

書號：1771

開本 787×1092 1/32 • 印張 1 1/4 • 插頁 1 • 字數
1957年3月第1版 195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700

統一書號：T 10099 • 4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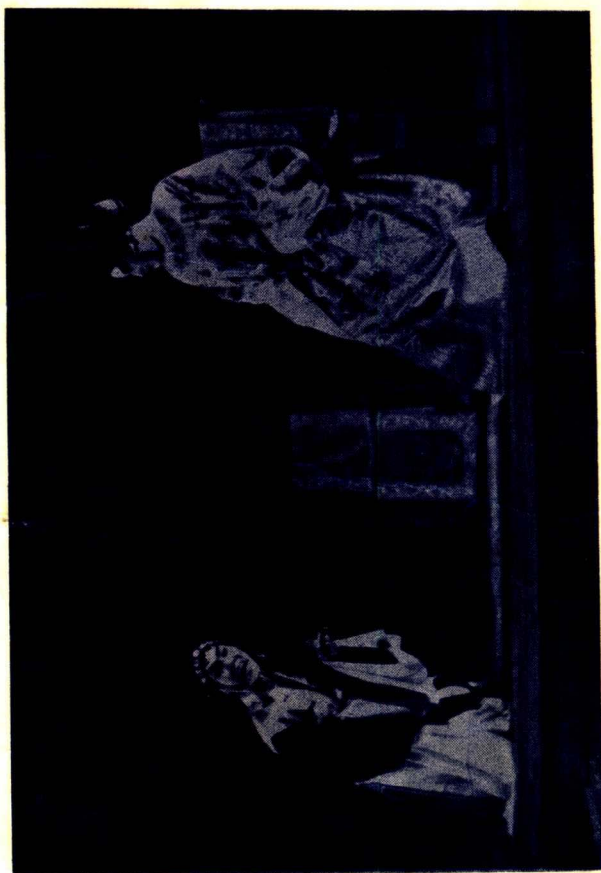
定 價：（7）0.15元

812
72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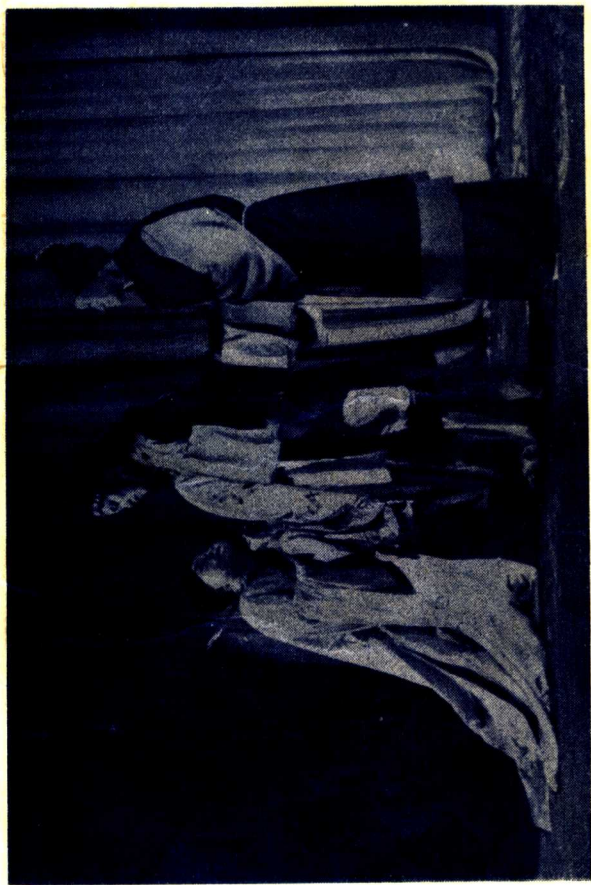
內 容 提 要

明永乐年間，徐繼祖高榜得中，奉旨南京察訪，遇道姑
郑月素狀告其父徐能十八年前杀害郑夫苏云。繼祖以乳娘姚
婆为人証，以罗衫等物为物証，查明道姑乃其生母，徐能确
系杀害本父的凶犯。繼祖乃法办了徐能，申張了正义，母子
獲得了团圓。

一之照劇門衫羅



二之照劇「記衫羅」



人 物

徐繼祖
書 童
鄭月素
姚 婆
周 吉
徐 能
中 軍
四龍套
四青袍

第一場 告 狀

周吉：（四青袍坐外場詩）十載寒窗苦難熬，換得烏紗與蟒袍，只要攀高與結貴，位列三台步步高。

下官寧太道周吉。聞听人言，都御史徐繼祖，少年得志，圣上封他九省軍略，奉旨出京察訪，就要來到南京。前三月，有一道姑頭頂大狀攔馬喊冤，是我打開狀子一看，原來是狀告徐大人的父親徐能。諒他必然慌張害怕，那時我再獻策于他，暗中了斷，徐大人必定夸我的才干；感謝我的好心。只要他在我主面前美言几句，我的前程又要高升一步。正是：道姑一狀來的巧，大人面前討功劳。

衙役：（上）九省軍略徐大人已到下关。

周吉：怎么？徐大人他来了么？

衙役：就要进城。

周吉：快！帶馬前去迎接。（取狀上馬下）

（繼祖、四龙套、中軍、書童上）

周吉：（迎上）宁太道周吉迎接大人。

繼祖：察院敘話。（同进察院，繼祖拜印坐外場）

周吉：参见大人。

繼祖：貴道少礼，請坐。

周吉：謝坐！啊，大人自京都而来，一路之上，多受風霜之苦！

繼祖：奉旨巡察，何言風霜之苦。

周吉：啊，大人連科得中，圣上亲封九省軍略，一來是大人
的榮耀，二來是老太爷的造化。

繼祖：当报皇恩。貴道，貴管下收成如何？

周吉：托庇圣上洪福，年年五谷丰登。

繼祖：民情如何？

周吉：官是清官，民是順民。

繼祖：可有压下的官司？

周吉：大小案件，隨到隨申，无有压下的官司。

繼祖：貴道的德政，黎民受福不淺。

周吉：啊！大人，只有一素……

繼祖：为何不講？

周吉：耳目甚众。

繼祖：兩廂退下。

周吉：啊！大人，令尊老太爷，現在何处納福？

繼祖：原籍閑居。啊，貴道提起家君，却是为何？

周吉：有一道姑把他老人家告下来了。

繼祖：有一道姑狀告我父……

周吉：是啊，她竟敢告起大人的老太爷。

繼祖：告的什么？

周吉：（袖內取狀交徐）大人請看。

繼祖：（接狀）〔具告狀人郝月素，年四十二岁，家住直隶涿州梁平县大宋庄。狀告五壩江口，水賊徐能，十八年杀江之事……〕。貴道，那告狀的道姑呢？

周吉：卑职岂肯放她在外，信口胡言，誣賴老太爷，早已鎖了起来押入南監了。

繼祖：你可曾升堂問过？

周吉：我想老太爷，定是一位年高有德的老封君，焉能作出此事，想是那道姑，含血噴人，告的誑狀；再說未奉大人之命，卑职怎好升堂申問。

繼祖：好，吩咐下去，將道姑帶到察院，你我同申同問。

周吉：且慢。

繼祖：为何攔阻？

周吉：大人如要升堂，少不得老太爷也要到案。大人，有道是：〔子不言父过〕，大人問得下去嗎？

繼祖：依你之見呢？

周吉：不如將此案交与卑职，卑职自有了断之策。

繼祖：不知貴道是怎样了断？

周吉：待卑职回得衙去，升起早堂，將那道姑提到堂上，問她个出家人不守清規，招搖撞騙，誣告官亲之罪，一陣乱棍，將她打死。一不损伤老太爷的体面；二不丢失大人的前程。这叫做一了二断，免去后患。

繼祖：貴道此言……

周吉：言之有理吧？

繼祖：真真豈有此理！想本院奉旨出京，察訪民情，自己不正，何以正人。如今縱然有人狀告我父，本院也要問清是非，按律而斷。

周吉：按律而斷？啊！大人，只是君臣父子，不能顛倒，自古以來，那有兒子申問老子的道理？

繼祖：你可知道金殿之上不講親戚，公堂之上不徇私情，有道是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骨肉作亂，大義天親。

周吉：那道姑狀告老太爺，當年水上為賊，不論是真是假，大人的三代，有些兒不清，這三代不清，就有欺君之罪啊！

繼祖：怎么講？

周吉：三代不清，就有欺君之罪。

繼祖：貴道你欺人太甚了！

（唱）貴道說話太無禮，

怎說本院把君欺。

我父為人好行善，

五壩江口誰不知。

今日接來道姑的狀，

真假是非我要追問到底。

查明我父不是賊，

發落道姑也不遲。

倘若我父真是賊，

周吉：大人，你怎么样？

繼祖：罷！

（唱）戶滅九族我的志不移。

周吉：大人的前程為重吓！

繼祖：住了。你口口声声前程为重，难道你吃前程，穿前程不成？

周吉：大人这一身的荣耀，来得不易呀！

繼祖：我来问你，王法为重，还是前程为重？

周吉：自然是王法为重。

繼祖：着哇，既然是王法为重，这道姑一案，拚着我这烏紗不戴，蟒袍不穿，甚至这项上的人头不要，我也要照律而断。

周吉：大人……

繼祖：不必多言，回衙去吧。

周吉：卑职告退。

繼祖：不送了。

周吉：（旁白）人道徐繼祖天赋大才，原来是个傲慢无礼不知好歹的冒失鬼！这官场中的规矩，他那里懂得。我好意为他，他倒怪起我来了。徐繼祖啊，徐繼祖！初出茅庐年纪轻，我冷眼看你怎样行。（下）

繼祖：中军何在？

中军：大人有何吩咐？

繼祖：拿我令箭去到道台衙门将那告状的道姑带到察院。

（中军引月素上）

月素：（上唱）今日盼来明日等，

才盼得按院大人到南京。

听说大人要把我问，

又是喜来又是惊。

恨只恨那周道台，

他不该把我押监中。

但愿徐大人他官正，

捉拿水賊老徐能。

進衙門好似把刀山上，

我出上破頭撞金鐘。

要伸冤，不怕死，

看看黃河幾時清！

（白）與大人叩頭。

繼祖：去刑，中軍暫退。告狀的道姑！

月素：大人！

繼祖：你道含冤一十八載，本院將你帶來察院，准你從頭訴來！

月素：（唱哭腔）

可憐我有仇未曾報，可憐我有家不得歸，我的青天
老大人吶！

繼祖：休要啼哭，將你的人家門戶，從頭講來！

月素：大人容稟。

繼祖：講！

月素：（唱）家住在，直隸涿州郡，

梁平縣，大宋莊上有家門。

我公爹，是有名的蘇少保，

我婆母，吃長齋永不動葷。

他二老，並不是兒女成羣，

只生下，我丈夫蘇雲一人。

永樂爺，元年上，進京趕考，

第八名進士中在身。

七月里，二十五，領凭上任，

往浙江，蘭溪縣，前去訓民。

我夫妻，帶家小，辭別了老母，

离涿州，往蘭溪，急急前奔，
不料想，行至在，五壩江口，
錯上了，水賊的船，我吓掉了魂。
半夜里，他把船，拋錨不走，
那水賊，見財起意起了杀心。
最可憐，家下人，命喪刀下，
我丈夫，被水賊，用繩子綁捆。
賊徐能，執鋼刀，就要动手，
急得我，上前去，护住夫君。
我只得，跪賊前，苦苦地哀告，
好歹的，哀求了个圓圓尸身。
三更天，把我夫，拋江落水，
船面上，撇下了，小道一人。

繼祖：后来便怎样？

月素：夫人哪！

（唱）小道我，拉罗裙，遮粉面，往江就跳，
徐能賊，扭住了我，他不存好心。

繼祖：你們与徐家敢是有仇？

月素：（唱）俺与賊水繞山隔不相認，
有什么仇来什么恨。

繼祖：他为的什么？

月素：（唱）他因俺銀子二千兩，
見財起意就要杀人。

繼祖：新上任的官員，帶这許多銀子何用？

月素：（唱）我丈夫要把清官做，
不要百姓半毫分。
实指望自帶財帛任上用。

不料想財帛多了是惹禍的根。

繼祖：到後來怎樣？

月素：（唱）徐能賊，吩咐一聲船回島，
把小道，用花轎，抬到賊的家門。

繼祖：抬到他家却是為何？

月素：（唱）把小道放在西廂院，
老徐能，打發婆子來說親。

繼祖：你從下無有？

月素：（唱）殺夫之仇切齒恨，
我死也不肯配賊人，

繼祖：不從親事便怎麼樣？

月素：（唱）小道不從婚姻事，
徐能吩咐一聲要打人。
把我吊在屋梁上，
四十馬鞭打在我的身，
皮開肉綻打的苦，
不傷心的也傷心。
只哭得婆子看不上眼，
她是賊窩的好心人。

繼祖：住了，這水賊之中，还有什么好心的人？

月素：大人！這世界之上若无好人，還成什麼世界？

繼祖：講！

月素：（唱）我對婆子把苦訴，
她發了仁義慈悲心，
偷偷打開後門的鎖，
放出小道脫了身。

繼祖：你逃往那里？

月素：大人！

（唱）連夜奔上慈明庵，
十月懷胎要降臨，
老師傅不敢收留我，
她叫我另往別處奔。

繼祖：二番逃往何處？

月素：（唱）深更半夜不識路，
我一步一跌把路尋。
一陣腹痛倒在地，
生下我兒一條根。

繼祖：這條根現在那里？

月素：（唱）大人問起這條根，
好似鋼刀扎我的心，
我本想懷抱兒去逃難，
~~水賊打馬~~隨後跟，
我逃難逃在松樹林，
丟下孩兒顧自身。

繼祖：你怎能舍得？

月素：（唱）親生骨肉誰舍得，
怎奈我生死關頭由不得人。

繼祖：你可曾留下記件？

月素：（唱）一件羅衫包兒體，
一股金釵買兒的身。

繼祖：你子若在有多大了？

月素：（唱）我兒若是不曾死，
二九十八長成了人。

繼祖：這一十八年你在何處安身？

月素：（唱）舍子之后无处去，
只好再往慈明庵里奔，
多亏师傅收留了我，
当了道姑入空門。

繼祖：你家中还有何人？

月素：（唱）家中还有老婆母，
不知她命存命不存。

繼祖：你就該回家侍奉。

月素：（唱）仇未报来冤未伸，
我有什么臉面回到家門。

繼祖：先前可曾告过狀来？

月素：哎呀！大人呐！府道州县俱已告遍，只是那些衙門口
朝南开，有理无錢休进来。小道這張狀子，三番兩次，
遞进去，擲出来，都說出家人不准告狀；不是乱棍打
出，就是拖下堂去。小道下山告狀，好不容易啊！

繼祖：如今，怎么又告到道台衙門去了？

月素：大人！

（唱）听说清官徐大人，
察訪民情出京門。
一路之上大放告，
我才下山把冤伸。
想不到錯告在周老爷的手，
他收下狀子押了人。

繼祖：周老爷可曾问过？

月素：（唱）押在南監三个月，
也不审来也不問，
今日来到按察院，

才見了青天徐大人。

繼祖：本院不來察訪，你~~還要~~不成？

月素：大人若是不出言，

小道也要尋一人！

繼祖：尋找那個？

月素：（唱）尋找我的親生子，

叫他替父把冤伸。

繼祖：呀！（起坐）

（背唱）道姑訴罷冤仇恨，

不知是假還是真？

他道我父是凶手，

老爹不象作惡的人。

若道她告的是謊狀，

難道她就不怕入牢門？

——時難判真和假……

轉過面來叫中軍。（歸坐）

中軍走上！

中軍：（上）大人！

繼祖：將這告狀的道姑帶下去，三餐供飯，不許難為于她，

容後听傳听申。

中軍：遵命，道姑隨我來。

月素：謝大人，苦哇……（隨中軍下）

繼祖：書童那里？

書童：（上）來了，少老爺後堂用飯吧？

繼祖：不用，命你打掃書房。（下）

書童：是啦！（下）